



世界名著系列

[意] 卡洛·科洛迪 著 徐调孚 译

木偶奇遇记



The Adventures of pinocchio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木偶奇遇记

[意] 卡罗·科洛迪 著 / 徐调孚 译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木偶奇遇记 / [意] 卡洛·科洛迪著; 徐调孚译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04. 7

(小布老虎译丛)

ISBN 7-5313-2651-5

I. 木… II. ①卡… ②徐… III. 童话 — 意大利 — 近代
IV. I546.8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97284 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: 110003

联系电话: 024—23284285 23284029

购书热线: 024—23284402 23284401

小布老虎俱乐部热线: 024—81060686

春风文艺出版社 网址: www.chinachunfeng.net

小布老虎工作室 主页: xblh.chinachunfeng.net

E-mail: xiaobuhu1998@sina.com

辽宁美术印刷厂印刷

幅面尺寸: 140mm×203mm	印张: 5.125 插页: 10
字数: 98 千字	印数: 1—15 000 册
2004 年 7 月第 1 版	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责任编辑: 单瑛琪	责任校对: 陈 杰
封面设计: 耿志远	版式设计: 马寄萍

定价: 12.00 元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: 陈光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

从前有……

“一个国王吗？”我的小读者们一定要立刻这么猜了。

不是的，孩子们，你们猜错了。从前有一段木头。这段木头也并不是怎么值钱的，只不过是木场上一段平平常常的木头罢了——就是在冬天，我们拿来放到火炉里生火取暖用的木头。

我不知道这件事情的详细经过是怎样的，只知道有一天天气非常好，一个老木匠在自己的铺子里找到了这段木头。老木匠名叫安东尼，可是大家因为他的鼻尖老是红得又光又亮，像一颗熟透了的樱桃，所以都管他叫樱桃先生。

樱桃先生一见这段木头，心里快活极了；两只手搓呀搓的，擦呀擦的，非常得意，自个儿嘴里唠叨着说：“这段木头碰得真巧，正好给我做一只台子脚。”





他说完就动手做起来，拿一把很锋利的斧头往木皮上砍着；可是他砍了一下，两只手高高地举着，不再砍下去了，因为他听见一个细小的声音在说：“别砍得这么厉害啊！”

你们总可以猜想得到，这位和和气气的老樱桃先生吓成一个什么样儿！他睁着两只眼，向屋子里四周围瞧了一下，想找出这个说话的声音是从哪儿发出来的；可是他什么也找不到。他从凳子底下找找，没有谁在那里；他从一只老是关着的碗柜里找找；他从一只放碎片木屑的篮子里找找；他再开了门向屋子外面也瞧了一下；都是什么也找不到。那么声音究竟从哪儿来的呢？

“我明白了，”他笑着说，又抓了抓头上的假发，“这全是我自个儿的胡思乱想。我再接着干活吧。”

他举起了斧头，又狠狠地砍了一下。

“哎呀！你又砍我了！”细小的声音又喊了，好像很痛似的。

这时候樱桃先生真是吓得呆住了。他的眼珠儿差一点要从脑壳子里爆炸出来；一张嘴张得挺大，舌头长长地拖到了嘴唇外面，活像一颗妖怪的头。

他稍为清醒了一些的时候，才颤抖地说：“真怪，这个喊‘哎呀’的小声音究竟是从哪儿来的？这屋子里又没有什么活的东西。这段木头难道会像小孩儿那样能哭能喊吗？我不相信会有这么一回事。这段很平常的木头跟别的





木柴又没有什么两样，放到炉子里，也可以煮熟一锅豆。那么是什么缘故呢？难道里边躲着一个人吗？如果真是这么一回事，那该他倒霉，我一定要解决他。”他嘴里这么说着，两只手捧起这段木头拼命向墙上乱敲。

敲了一会儿，他停下来听听还有什么在喊苦的声音没有。他等了两分钟，没有听到什么；五分钟，仍旧没有；十分钟，还是没有。

他摸摸头上的假发，勉强地笑了一下，说：“现在我明白了，这个喊‘哎呀’的小声音，到底是我自己的胡思乱想。我还是老老实实地干活吧。”他因为已经受过了惊吓，所以现在嘴里哼一个小曲儿，想添加一些勇气。

他把刚才用过的斧头放过一边，另外拿起一个刨子来使用；他刚刚刨了一下，细小的声音又来了，这回是带着一种可笑的腔调的：“停住！你正剥我的皮呢。”

这时候可怜的樱桃先生好像给什么东西射中了似的跌倒了。等他睁开眼来瞧了一下，方才知道自己是躺倒在地上。他的脸已经吓得没有人色，他的那个老是鲜红的鼻尖也变成青色了。





4

2

这时候，门外有人在敲门。

“进来吧。”木匠说，他还没有气力站立起来。

一个名叫盖比都的活泼的老头儿走了进来。

“你好，安东尼先生，”盖比都说，“你坐在地上干吗？”

“我在教蚂蚁识字母。盖比都老哥，你带了什么东西来呀？”

“不，我是来向你要求一些什么的。”

“我很乐意给你办一点事！”木匠这么回答，一边从地下爬了起来。

“今天早晨我得了个主意。”

“讲给我听吧。”

“我想要做一个美丽的木偶；我的意思，这个木偶是很好玩的，它能够舞蹈、走路，还能够跑跑、跳跳。我带着





这东西到世界各处去旅行一次，好骗一口饭吃。”

“盖比都老哥，那么我能够帮你什么忙呢？”

“我要这么一段好做木偶的木头。你可以送我吗？”

安东尼先生高高兴兴拿起一段木头准备送给他。这段木头曾经使他吓得什么似的。可是正当他把木头交给盖比都的时候，木头突然一跳滑了下去，正好很猛烈地打在盖比都的脚胫（jìng）骨上。

“什么！你送礼物的时候，是这么一种礼貌吗！真的，安东尼先生，你差点儿叫我做一个跛（bǒ）脚了。”

“我没有这么做啊，我可以向你发誓的。”

“把木头打在我的脚上，不是你是谁呢？”

“总之我没有打你。许是这木头自个儿打的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

“真的呀！”

盖比都于是把木头抱在臂弯里，谢了安东尼先生，一瘸一拐地回家去了。





3

盖比都的家是在一座大楼的最下一层，只有一个房间。房里很黑暗，光线只能从楼梯旁边的一个窗洞里照射进来。家具是简单得不能够再简单了——一只破的椅子，一张硬的板床，还有一只七零八落的桌子。在房间的半边，有一只烧着木柴的壁炉；可是炉子里的火是画出来的，火的上面还画着一只沸滚着的锅子，锅子里正在送出蒸汽来，活像真的一样。

盖比都一回到自己家里，便立刻做起木偶来。“我给他取一个什么名儿呢？”他想，“我的意思，还是管他叫匹诺曹吧。这个名儿会带给他幸福的。我知道有一家人家，他们全家都叫匹诺曹。爸爸叫匹诺曹，妈妈也叫匹诺曹，孩子们就叫做小匹诺曹。而且他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得不错，真是一个幸福的家庭。”





他给木偶取好了名儿，便一心一意干活了。他很快地做好了前额，然后做头发，然后再做两只眼睛。等到一双眼睛做好，他觉得奇怪透了，那双眼睛怎么老是骨碌骨碌地向四面看，最后竟瞪着他了！盖比都觉得真的给两只木头眼睛盯住了，便向这个脑袋喊道：“木头眼睛，你干吗老那么瞧着我？”

没有回答。

于是他接着做那鼻子；可是这鼻子却是自己会长起来的，长着，长着，长着，变成一个又长又大的鼻子了。盖比都想，那可要长个不停呢。于是他想办法不让它再长下去，可是他越割，那个怪鼻子便越长了。

做好了鼻子，他再做嘴；可是他还没有做完，这个嘴便会唱歌并且笑了。“别笑。”盖比都说，他发火了；可是他竟像跟墙壁说话一样。“我告诉你，别笑。”他提高了嗓音再喊着。于是这个脑袋扮了一个鬼脸。

盖比都假装没有瞧见这个怪模样，仍旧继续干活。做好了嘴，他做下巴，接着做颈项，做肩膀，做身体，做两臂和双手。

两只手快要做完的时候，盖比都忽然觉得自己头上的假发给脱下了。他立刻转过脸来，你猜他瞧见了什么？原来他的黄色假发套已经拿在木偶手中了！“匹诺曹！赶快把假发套还给我。”老头儿说。可是匹诺曹没有还他，反而套在自己头上，几乎把自己闷个半死。





盖比都对于这个淘气的小东西非常伤心，因为他一生中从来没有碰到过这么淘气的。他向匹诺曹说：“小坏蛋！我还没有把你做完，你便对你的爸爸这么胡闹了。很坏的坏蛋！”

现在只剩下腿和脚要做了。等到快要做完的时候，那个可怜的盖比都又被踢了一脚。“这是我自己的错误，”他默想着，“我应当早就要想到！现在已经来不及了！”于是抱起这个木偶放到地上去，教他走路。起初，匹诺曹的两条腿好像在睡觉一样，一步也不能够移动。盖比都引导着他在房间里走了一会儿，教他怎样把一只脚跨到另外一只脚的前面去。当他的两条腿能够屈屈伸伸时，便开始会走路，接着就在房间里乱跑了。他瞧见大门开着，一跳跳到了街心，飞也似的向外跑去了。

可怜的盖比都拼命地追赶，可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捉住他；匹诺曹跳呀跳的，活像一只兔子。他的两只木脚在石路上劈啪劈啪跑着，声音闹得竟跟二十双小木鞋一个样儿。

“拦住他！拦住他！”盖比都嚷着；可是街上的人瞧见一个木偶跑得跟兔子一样快，都站住了看他，他们老是笑着，笑着，笑着，简直说不出他们的心里是怎样快乐呢。

后来，幸而有一个士兵从这里经过。他听见吵吵闹闹的声音，以为是一只小马什么的从主人那里逃了出来。他站在路当中，盯着他，决心要捉住这个小坏蛋。这时候，匹诺曹瞧见路上有个兵把他拦住，便想从他的两条腿中间





溜走，可是没有成功。那个兵连身体都没有动，一下子便抓住了木偶的鼻子（这个鼻子真可笑，大小恰好给他抓住），把匹诺曹交还给盖比都的手里，盖比都想扯住他的耳朵来教训一顿。可是你们猜一下——他竟找不到耳朵！为什么呢？原来他太急促了，忘记雕上两个耳朵。

盖比都只好抓住他的头颈，领他回家，一边吓他道：“咱们到了家里，我定要罚你一下。”

匹诺曹听他这么一说，便躺倒在地上，一步也不肯走了。这时候，那些爱赶热闹的和爱管闲事的都走了过来围着他们。这个说一声，那个说一句，他们便说开了。“可怜的木偶！”其中有一个说，“他不肯回家去是对的，他一定知道凶恶的盖比都将要怎样打他！”另外的人又恶意地接着说：“那个盖比都看来好像是个好人，可是他对孩子们真狠呢。要是可怜的木偶给他带回家去，他准要把他打个粉碎。”

大家全都这么吵吵嚷嚷，连那个兵也相信了，竟释放了匹诺曹，让他自由，反而把可怜的老头儿捉去关进监牢里；盖比都起初连一句辩白的话都说不上来，只是流着眼泪，到了监牢里，他才嘀咕着道：“坏孩子！想想吧，我怎样辛辛苦苦做了这么一个很好的木偶，我早该考虑到这一切了。”

后来他们怎样，这故事真奇怪，你们或者竟会不相信呢。可是，我要在下面几章里讲给你们听。





4

孩子们，现在我告诉你们，当可怜的老盖比都什么错事也没有做，给抓进监牢里去的时候，那一个坏东西匹诺曹得到了自由，便拼命逃跑，直向田里冲去，因为这样可以早一些到家里。他急匆匆跳过土山，跳过篱笆，跳过水沟，正像一只兔子或鹿给打猎的追赶着一样。

他将要到家的时候，瞧见家里的门半关着。他推开了门，走进屋里，又把门下了闩(shuān)。于是他躺倒在地板上，高高兴兴地透了一口长气。

可是他的高兴并不怎么长久，一会儿他便听见有一个声音在屋子里叫着——“ge—li—ge—li—ge—li!”

“谁在跟我讲话？”匹诺曹吃了一惊说。

“是我。”

匹诺曹向四周找了一下，瞧见一只大蟋蟀正慢慢地在地





墙上爬着。

“告诉我，蟋蟀，你是谁呀？”

“我是一只能够说话的蟋蟀，我住在这屋子里已经一百多年了。”

“可是，这屋子今天是我的了，”木偶说，“如果说你是对我有好意的话，那么你应该连头也不回一下，立刻走出去。”

“我不愿意从这里出去，”蟋蟀说，“我打算讲一番真实实的话给你听。”

“那么你讲了以后就赶快走。”

“那些不听话的孩子真糟，他们不肯听父母的话，呆笨地从家里逃出去。他们在世界上永远得不到幸福，迟早总有一天会懊悔的。”

“小蟋蟀，随你的便，唱下去吧；可是我呢，知道得很清楚，明天天一亮就得走了，因为如果我再留在这儿，我也要逃不出一切孩子们所遭遇到的事情。我将要给逼着送进学校，逼着念书；老实告诉你，我一点不喜欢念书，反不如玩一下来得痛快，追追蝴蝶，爬爬树枝，从鸟巢里摸摸小鸟，那多好呢。”

“可怜的小蠢东西！难道你不知道，你这么着会变成一只驴子，每一个人都要嘲笑你吗？”

“不许说，你这个讨厌的小蟋蟀！”匹诺曹喝道。

可是这蟋蟀，他的耐性真强，匹诺曹对他这么没有礼





貌，非但不发怒，还是用了同样的声调继续说下去：“如果你不愿意到学校里去，那么干吗不学会一种本领，好正正当当取得面包吃呢？”

“你要我告诉你吗？”匹诺曹回答道，他已经渐渐儿忍不住了，“世界上所有的工作只有一件最适合我的天性。”

“什么工作呢？”

“那就是吃、喝、睡觉、玩儿，从早到晚过着安安逸逸的生活。”

这只能够说话的蟋蟀还是这样平心静气地说下去：“那些过着这样生活的，结果常常不是住在医院里就是住在监牢里。”

“你留心，小蟋蟀，你得留心！如果你惹我动了火，我真要哀怜你呢。”

“可怜的匹诺曹！你真要使我哀怜呢。”

“为什么我会使你哀怜呢？”

“因为你是一个木偶；并且更糟的是你有一个木头做的头。”

听了这句话，匹诺曹火得跳了起来，从地上拿起一个铁锤向能够说话的蟋蟀掷过去。

也许他原来并不想这样做；可是不幸得很，铁锤竟打中了小蟋蟀的头，并且把他打死了。





5

这时候，天渐渐黑了，匹诺曹记起他今天一点东西都还没有吃过，觉得有个什么在他肚子里啃着，这分明是要想吃呀。孩子们想吃东西的欲望是越来越强的，所以几分钟之后肚子真的饿了，到最后，简直饿透了。

可怜的匹诺曹立刻跑到炉灶旁边，在那里恰好有着一锅正在沸滚的水，他想瞧一下里面还有些什么；可是他发现这锅子原来是画出来的。他是怎样失望啊，你总能料想得到吧！他的鼻子本来是很长的，现在却慢慢儿更长了，差不多有四个指头那么长。于是他满屋子奔跑，翻箱倒箧（qiè），把所有能放东西的地方都找遍了，想搜到一片面包——只要一小块干面包、一片面包皮、一根给狗啃的肉骨头、一小块窝窝头、一根鱼骨、一颗樱桃核，总之是能吃的东西就是了；可是他绝对找不到。





同时，他的肚子越来越饿了。可怜的匹诺曹除了打呵欠外没有别的办法，而他的呵欠又打得那么有劲，嘴角直可以碰到耳朵边。于是他感到已经饿得连力气都没有了，并且还有些头昏眼花。他只好绝望地哭了，并且说：“那只能够说话的蟋蟀是对的。我违背了我爸爸逃走，的确是错误的行为。如果我的爸爸这时候在这里的话，我也不至于饿得快要死了。哎！饿真够难受呀！”

忽然他在一堆垃圾的顶上发现一样东西，很像是一个鸡蛋。他只花了一秒钟的时间便跳到了那里，一看的确是一个又大又好的鸡蛋。

木偶心里怎样快活，我不可能详详细细讲给你听。除非我自己也是一个木偶，才能知道它。他疑心是在梦里，把蛋拿在手里旋转着，抚摸着，还接着吻，在接吻的时候他说：“现在，我应当怎样烧它来吃呢？我煎一个荷包蛋吧？不，恐怕煮得半生半熟的来得更好呢；也许，炒蛋的滋味不是更好吗？或者不用烹煮，我吃一个生蛋吧。不，最好还是放在锅子里烧了吃。”

说了以后，立刻就动起手来。他把一只锅子放在一堆燃烧着的刨屑上面。锅子里，他放了一些水，因为没有油或奶油。等水汽一升——tag！——他敲破了蛋壳，在正冒着汽的水锅上面拿着蛋，把蛋里边的东西倾倒出来，可是倒出来的却不是蛋黄什么的，而是一只小鸡，一只很活泼很有礼貌的小鸡。他鞠了一躬，姿势很美观，接着说：

